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辛巳建文三年

舊為洪武三十四年

正身享太廟告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融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  
而不可耳。謂明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起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遷工部尚書。冠語質誠。太祖呼為嚴老實。而不名。出使龍州。終持於壘渠。請兩廣鹽法。嘗監軍安南。得玉帶一。金戒指二。不欲距夷情也。以獻。上。同事御史。誣論之。太祖怒。御史而賜震直田宅。悉復其家。北兵起。督餉齊魯間。兵敗被執。後復為工部。復安南。嘗囑訪建文。上。還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上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溢于驛亭中。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零如雨自禱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張玉  
則堅

張玉河南祥符人初爲右恒密知院洪武初歸附東昌之戰燕王以數千騎統出陣後敵圍殺匝王已衝擊而出玉不知王所在突入陣大戰殺數十百人玉亦脫劍而受王哭之勸師還者皆待語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則恨銀錢之際夫一女輔語至今寢不熟食不下咽願涕不已彼既正大執行報功之典願得正日無王才簡習勇焉持難功當第一帶其早晚進封榮國云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朱能曰賊勢

鳴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

靖難兵自  
此不復退  
矣

制乃戒勵將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  
文王身長  
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予收  
效，况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頰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  
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  
出迎戰。先來者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  
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  
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  
吾破之。○歷城侯駐兵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井平。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少卿。

閏字於友，鄱陽人，博學敏行。太祖征友諫，至鄱陽見  
吳芮祠壁題竹詩，商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一矢以上布衣無什余負殺叔父之名也文皇既  
還營復嚴哨約戰燕兵東其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  
五勝負少息復起相持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  
擊面痛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隙縱擊庸軍  
大敗踴踐死者無算文皇追奔至淳沱河庸力走得  
脫遂還保德州高是時庸侍東昌之捷謂必破燕擒金  
鈕罷卸裝衣袍曰破北平張筵  
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矣

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申與靖難兵大戰擒  
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績

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戰于蕨城敗績

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出真定聞庸敗乃還  
燕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能  
避我不戰是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  
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槍抱嬰兒伴  
作避兵奔入真定城中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  
陳等出師掩之遂出軍泚沱河王闖之大喜夜遣兵

卷之三

相子兵

王井天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波河諸將以時日不利。王曰：「此天意也。」遂遣騎兵通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騎軍遇于某城，餘等別方陣西南。王曰：「方陣四面受敵，乃以軍糜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復自以騎騎備津，騎出陣後，餘安發火器大弩射。王矢集旗竿，棄于地，竟不及。王時安于陣間，騎樓高數丈，登樓見內軍，大驚。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王望見安，策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騎而走。會大風，屋梁沒水，陳軍亂，追奔抵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都拾遺郎陳陳俱被執。安禁入保真定，南兵降于燕者，悉得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矣。王遣人送所建旗。

回北平，論世子善藏之，使後世毋忘。

按白溝夾河定城，几三大戰，皆得風助，先敗後勝，嗚呼！漢高以大風而脫圍，雖水，我成祖以大風而屢勝，成功彼欲以力爭天下者，亦獨何哉。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誦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節。

以退之心  
以虛心  
以實心  
比之

以誠心  
以實心  
以虛心  
比之

### 聊薛崑報之

書稱堯、燕王、其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太子登、臣大惡、  
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殫車之財、以中臣、臣深忠、想  
就天高不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父子俱被  
無辜之戮、而今陛下受臣之望、臣亦不敢用爲喜、恒  
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言推卸、臣亦不敢用爲喜、恒  
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皇考所息養、而奸臣一旦  
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戮血成川、羣骸蔽野、嗚呼、究彼  
實何罪、此聞太子登、皆已驚、廷定一家不勝更生之慶、  
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特上言曰、是直授我耳、果出  
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素、當悉召還、而今聚境後、迫  
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  
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  
而况人乎、書至、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  
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若遼東諸  
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將波蓋溝橋、禍非平、彼顧  
巢穴、歸援、我以大軍驅其後、必成擒矣、我聞欲援之、彼  
奏適至、宜且與報書、性返、驗月、彼心漸而東、歸、我謀定  
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歸、持報、無



別爲榜諭數十言。刻印萬紙。投諸軍中。昂至。軍。王問來意。昂曰。朝廷言殿下且擇甲冑。即旋師。王怒曰。是給我也。昂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昂。昂戰慄伏地。王令使詣南還。陳建口。方黃此策。聽其言則美。於于用則。陳夫以文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爲區區淺術所眩。自地其備而使敵人得乘其隙耶。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選將。以此舉措。尤未爲得何也。天下無不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真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衆于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爲投機之會。殆未之思矣。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諭以解兵息民。而昂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登發兵。絕臣報餉。要殺臣。將夜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走聞。而傑等必欲求釐。累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疑。孤

臣父子之欣幸也。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陛下實有憐臣之心，在為奸臣所沮，輒復此懇，無任戰兢俟命。上覽書數日，燕于木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何必用兵焉也。召孝孺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捷書當不遠耳。幸無惑其言。上然之，遂下武勝獄。

###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按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二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恸，有詔召良。良集衆，司諸印于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勸其子飲，置池旁，自投池死。良驗妻畢，即別薪于戶，付遺孀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家。事聞，文皇曰：死本良分，朝廷印發，朕不得從其家。于邊台入陳，雖私識良事，無為流涕。正德中，察使梁材學使劉瑞祠祀之。

是見佳者  
無人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奉師邀擊賊

辛酉燕遣別將李遠等南掠海道壬申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燒掠至沛益甚前後燒舟萬頭燄無數濟卒遠散去京師大震軍糧仰給餘沛至是告警有支吾之志矣壬午都督袁宇率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走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必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北兵日擾城下

探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毀屋以炊王遣

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

至今爲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王悅清言緩其攻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

江于平村敗績

瓶而堅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授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江請曰：「請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行。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徒團走不定，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擊爲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送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响之後，爲殿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聞。大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敗走還真定。

###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高煦及三郡王不睦于世子，內臣黃儼附之。孝孺言于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王北而我翰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恠安俱致王所。三郡王懼，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啓視，遂曰：『嗟乎，喪教吾子。』」

###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

寨約期進攻北平。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  
道田人五畝。

八月丁巳燕王渡泚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章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丑燕兵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王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俱被執房昭

韋諒脫走，遂失水西寨。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于寧夏。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郎徐屋招集兩浙義勇。○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魏觀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

靖難後，察爲建庶人，由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後英宗復辟之，年僅庶人，無罪，又繫禁，欲寬之，李文達入贊從旁贊曰：「死，死，心也。」叩首請行。英宗遂請于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撥關者十人，婢妾十餘，給使令，遺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年已五十餘矣，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處訊者，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賜朕衣，祖宗大統，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乎？親也哉，獨此遺孤，特從寬貸，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按梅殷汝南侯思祖從子向高后長女奉國公主有

謀能騎射天性恭忠最爲太祖受命文宗命鎮

以誓劔一遺詔一付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

假道殷拒之曰皇考有遺詔王怒遣更書言朝廷

信奸我欲除之耳殷劄使人耳鼻口授答詞曰留汝口

與殷下言君父恩義不可忘王不得道乃渡泗水破

盪胎出六合革命日殷聞發大驚勸欲死王迫公王

誓指血爲書以招殷殷歎曰君存與存若亡與亡吾姑

忍俟之見文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文

皇恨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有私謀又詔覘得累明年

冬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賊令人擠殷死其橋下

又汪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快不平於其賁文皇怒

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交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兩

人斬斬之蓋殷榮定公公立疑出上意奉衣大天問

駙馬安在。上咲解之以二千願目

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情揮金事

以武選司郎中古朴爲右侍郎

詔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川仍留士奇于翰

林○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肅政建文所易

○燕兵日

南。

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糧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朝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

文皇深然之既正位不次拔擢

進遼府紀善程通長史○龔泰爲禮科都給事

被通字彥章績溪人初爲太學生洪武中舉應天鄉試時遺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世則州有僑士紀通者令王通數辱之革命日編入賀留用錦水衛通曾一陽禦北兵數千言拾斥不避編問間言之遂械通至京前死家人戍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書數百卷龔泰字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入太學吏部策試第除戶科給事中定文三年遷都給事文皇渡江奉與妻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汝



國弊危迫  
字此何竟  
愆愆不  
急之務

弟得功稱歸否則似溺此無辱  
已被報以非好得得自投城死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以徐真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充參  
將率偏師北進○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  
陟之刑

壬午建文四年

傳爲洪武三十五年是年  
六月己巳文皇即位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  
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靖難兵攻破東阿  
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

一心自請  
存不以試  
之學不  
之學不

鄭榮仍爲行人元平其誤請  
日言必死義不親老汝少  
凡宗友人無錫示是次其  
走華獨位或許史民愚

乃不食  
五日死。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與史黃謙歿之。

伯瑋  
唐子清  
史黃謙  
歿之

瑋

諸君死且  
不朽

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族。洪武末，知沛。北兵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荀禦以瓦自誓。既而北兵駐沙河，轉攻沛。伯瑋令弟瑄次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瑄弗克盡矣。北兵入城，瑋迎降。瑄冠帶沛室，南拜謝。瑄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刎。胡先悉葬之南關外。瑄走告兄之友安壁，為傳其墓。唐子清得民愛，黃謙果敢能戰。下兵入，被執，俱卒。滿而元正統中，御史彭勛為瑄起墳，并立祠。又有蘇縣令向村者，慈給人，遇慈湖之學，為行能。義洪武中，應訪材知獻。時兵荒，後村關荆榛，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獻當兵備，村以忠義鼓激士民，力不足，成印。綏以死。民哀而葬之嘉靖間，祀村鄉賢。

二月內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夏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之。壬辰，燕王至渦河，安進至泥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恕字本忠，仙居人，善詩書，性廉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論，風高一時。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破蕭之後，藉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焉。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再戰斬王真。燕王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燕王見失兩將，兵兩

天  
下  
志

卻力自督戰。安操長鎗追及之。忽馬蹶不前。燕香將王威躍馬入陣援去。

先是王宵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來自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駕故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脫問其姓名曰羊城隍神也至是一一符發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號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歛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彙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

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王大怒曰。任

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王已不解甲數

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

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  
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練

諸臣。徒爾效忠。而不知兵非  
朱能匹也。何往而不敗哉。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壁。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

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

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

鄭是天定

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時平安營于靈寔會  
燕王遣萬人遮營道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  
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爲二遂亂  
何福出聲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  
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  
競趨門寨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墮濠壑俱滿營遂破安  
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王縱性善等南  
還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  
矣

宋瑄，鄆國公，長子，建文初爲右衛指揮，重壁之戰，先登，斬首數級，諸營敗，猶格鬪，力屈死。長子時已攻封西寧侯，兵部上瑄子係長孫宜嗣。文皇惡瑄，侯瑄多流陳性善、山陰人，洪武中，進士。太祖溺君子人，以行人入翰林檢討，初劉基卒，太祖索秘書于瑄，出觀，與玩占獻上，性善等侍。太祖繙錄成，殿下手顛不成字，性善獨安雅，書法端楷，悅之。賜酒，久之，陞禮部侍郎。上初即位，特召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言，多從之。然輒爲奉行，者沮格。性善時時賢上前。上引過，賜絹百匹，旣死，義。文皇追戮其尸，後其家于邊，尋赦還，彭與民萬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累至今官，非征時，推與民有風，裁知兵略，命督察諸將，似被執，遣歸，與民慈恤，裂冠裳，弃去，表忠錄，稱後逮死。王資達，劉伯完精占侯，又精回曆法，故置軍中，被莫知所終。

### 吐蕃寇陷保寧所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非兵南來，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兵十萬至濟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帥之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敗績遂克盱眙縣

時浦卒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丘福朱能等以小舟漉決出麻後滿軍駭走盡弃其戰艦軍資北兵遂渡淮駐南岸遂攻下盱眙縣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趙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趙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



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王曰不然。鳳陽樓  
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  
池粟饒兵衆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  
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欽  
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宥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  
嚴也。

徐安，鄆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督募兵。  
自儀真趨京師。舟兵間道從盩厔出鳳陽。渡河。安謀知  
之。折浮橋。絕舟楫。拒守。非兵。彊獲漁舟。以濟。後安歸川。  
逾年舉遺逸。復任教。教者。戚里。奏安。庇細民。奉庄田。  
文皇怒。曰。朕昔尚書。困况若曹乎。遂安請戍雲南。王  
彬。究之。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爲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  
治揚州。非兵。至崇陽。練兵。路濠。晝夜不解。彬。倚任之。  
會。帝。揮王。禮。有。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之。沈。禮。及其。黨。

大徑云  
了莫明

變事

繁欽彬外禦內防。七日甲不解常隨以千斤力士。蘇特  
飛書城上。有傳王御史來降者。官三品。禮弟宗厚。貼千  
斤力士毋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浴盆中。爲千戶徐政所  
縛。解至城上。投燕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  
縣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曰天命也。可達乎。遂與政以  
城降。本故不善剛。剛亦不屈死。剛母甯世指解也。正德  
中。祀彬名  
宦本州。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

九言是休

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

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

民無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

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

唐姚善軍波嶺府至遷率師動王

姚善字元一，安陸人。有志行，學識超邁。其先世在唐，善士，洪武中，舉人，官所至有能。後及知益州，正張德合宜，蘇以天流尤好造詣，故賢治通如王。韓奕，倉自木，餘荒，皆高隄，亡不折節。下馬善，習必。密結四郡訓練民兵，同効力。已奉詔督蘇松嘉常鎮之兵，未及戰，會變。文皇帝宗于澄甚急，于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姓號召，圖興復。」善據守土，善當與城存亡。于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戶，得款。文皇帝曰：「若一郡守，敢舉兵抗我，善屬怒，不避死之。」時年四十三。于澄論戍質，幼子繼兒，配蘇州，保兒，習匹局，正德中，湖廣巡撫秦全祀善，釋賢，蘇州有缺，賁二公祠，祠善于澄也。或議當去于澄，配常，強跋錢，亦有見。○王璉，字器之，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府，深廉醇，政杜私調，革吏胥弊，絕豪武人，故常取恨。衛史卒，璉一日見魚，內兼領，怒，應必散，而命陸之，號種美。太守，蓋兵逼，海上璉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海道。趙鳳州截兵，衛卒閉，璉誘璉至京。文皇帝問造船何為，璉曰：「小水遜，對以實釋，還恐里終為。」璉輝知府保鎮合脫。

大歸丁然

明主不可  
以積水

人中洪武中制科壬午抗節不屈  
滿成山海被薦起上饒丞不就

遣慶成郡王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真孝孺曰事

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

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

成郡王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

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謨縣丞衛捷使燕還以

爲衛鎮撫軍前差遣

一百步進  
呼古

徐謨官山西布政司才氣磊落有口辨耐德宣事最  
蹟僅青達吏事謨知過大是王請熱思之不聽徐問

刑部尚書侯太轉翰淮安華命日○徽州知府陳彥回糾  
衆勤王詳前○察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勤王死之○前永清

興史周籍糾衆動王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假養疾知縣動  
王兵至江上為燕游兵執至本縣長首樵樓果月便自  
如生而無蟻集父老病葬懸治清白堂之後口周籍字  
伯紳武昌人廉謹而能糾義族動王戎器畧具爾與  
民聞后傾至京請與州  
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

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歿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  
遂起按甲仗絨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  
戰文皇幸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上方遣都督  
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  
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  
遂為所殺余率衆降燕且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欲  
掩遺骸葬其  
于白石山

燕得陳瑄略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瑄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往伏地稱臣述天命推戴得還甚恐土復令同諸王往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巳諸王始言狀上會率臣慟哭或勸幸浙或勸幸湖加孝孟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昇後安置死因除○甲子

遣人齎蠟書四出趨援兵爲燕騎所獲○乙丑靖難

于金川上書皇太后○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

師入城門卒莫謂慟哭去之京師大譁

此二人皆  
身無一合  
土有瓦力  
靖大英于  
天下救後  
公候其靈  
之何

文皇幸兵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  
望見無關城門文皇遂入京與谷王期王等遂登而  
遂初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  
飛上帝處已而忽不見按燕謂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  
爲金川門卒夙有志效宣德中詔以好學成名鄉里  
撫周忱兩薦爲本邑學官辭曰謂解仕無害義海濱  
往時城門一鰓耳既卒門人私謚女節先在文有燕山  
辭辛時福感錫人弱冠好義壬午學母妻遂去已而快  
購在錄調曲靖衛舟行欠忽仰天哭曰福雖一介賊卒  
義不爲逆竟不食死婦范營葬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  
禮之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

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殿之幾死

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郝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

見永豐人勁直有才，能延段謀降者，明日諸臣多迎脫，見日即改歸，必不爲時，那徒自汚，遂自發，已而法官希旨，追罪夷錄其族，時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見死，憤不能食，竟卒，稱永豐段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譁言不如逃去，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髡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或曰：上方急時，一官捧太祖遺篋至，曰：「義父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龍度牒及髡髮，程濟曰：「數也，可奈何？」立召王鈔，借薄洽爲上剃髮，從水閣出，宮中大烈甚，解言上崩而實逃去，濟從亡，文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薄洽所，三年以他事網洽，凡十二年，得翼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儉，解跡上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造船募士，下西洋，物色之，竟不得，相傳建文避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



從庚申出流南詔寺僧曰我唐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  
 官前迎至藩堂南面跌坐自稱原姓名曰蒲胡給事召  
 訪張傾佩實爲我衆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骨  
 解土耳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興隆寺  
 拜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控侍當  
 時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解  
 便殿食子携遺片肉于地汝戲師之豈達志乎亮伏地  
 哭不能仰視既復命夜搔死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稱  
 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曰葦落西  
 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恣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又貴  
 州金竺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段天命潛移  
 四海心軍返丹山和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殿有象  
 星還拱玉蒲魚聲水自流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箭筈  
 翠華臨其二曰陶罷榜嚴密懈敲笑看黃屋齊雲標南  
 來葦蕩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以久志藥錄筆裝  
 袋新換變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前  
 帝咏新月詩太祖默然  
 既而曰卒免下難免驗云

安王極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瑯等奉迎乘輿勸進

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寒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鶴古杜刑部侍郎劉季篾大理少卿薛嵩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樞密胡瑄李賈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符詔解體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浴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河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位

或列諸名臣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御  
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遊行

放英曰增建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四十餘人  
滿城引去運者以聞文皇置不問已而軍衛禁之嚴  
禁村繼以獻俱死者輒歸附復其官兵部辦轉冊可見  
然烏奉雲匿亦已多矣道事所載惡卷和尙補銅匠及  
河西備其

此類與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當慶時神向方壯年截髮走  
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青絕和尚飲此之英  
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與之遊往來白龍諸  
山見山有松柏澗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  
賢素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易  
乾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恨不能安和  
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  
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  
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  
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日  
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榼飲入飲半罷呼  
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頽而秀爽拈柔白鬚翦  
芥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悟人或曰和尚  
爲建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詞師即死宜銘阿許人和  
尚張目曰松陽阿姓名不谷有詩若干篇○雲門僧在  
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其避流也  
終不得其姓名○河西無名姓文皇入京時儲被  
葛衣遽走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全城過者極寒儲常  
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  
被之雖極寒必以葛衣覆之葛益破覆履不肯脫夏即



撰王良大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

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燕王廟收左班官員曰

好臣。黃于登齊大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鄒瑾胡閏郭任

董應魯風詔王度高凡二十五人右前廟。王純黃魁蘇德

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璋張昂卓敬銓欽謝昇龔大茅大

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瓚葉惠仲高不危廖

鍾徐凡二十六人右續榜仍以方孝孺爲首二榜共五十

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

自是擒獲得官其家乘機讐劫者紛紛雖禁之弗止也既

而鄭賜王純尹昌隆自愬復并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

黃福爲奸福曰臣誠死罪但自爲奸則非亦宥之餘俱狗

節歿矣。○太子澄赴召未至奔。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日徒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爲後圖。

朱鷲曰何後圖之存仰天推心向闕立自決其庶矣哉被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燕王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

宮人指后尸應焉。王遂出尸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

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遭戮略盡惟

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

下。○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燕王謁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橐齊王

榑爵土。○壬申葬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革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

未改元也

○遷興宗孝康皇帝

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帝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燧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

子衡王允燾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熾為敷惠

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燧允燾為庶人允熾改旤

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

謚忠愍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

追爵定國公子孫世襲

一門兩公國朝武臣鮮與優焉

○下魏國公徐輝

祖于獄

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不答一  
說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伏招輝祖默然惟香其父

開國功勞子孫免死。上大恚然以元勳國舅公誅之。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對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召淮南總兵駙馬都尉梅殷還京。詳前○齊太被執至族

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九族。外觀之親以大

爲首。高墉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屯衛

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黃子

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

等六十五人皆死。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

族誅右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旣而族誅

先是姚廣孝。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

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文皇頷之。旣革命驟來。及不

赴。逼之。棄廷。焚闕下。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其

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固在。文皇曰。國賴長君。曰



何不立成王之弟，作晉繫獄，族黨輒下獄，錫之，已就  
 草，詔召出，孝孺自殺，表廷見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榻，  
 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授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  
 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  
 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益厲。文皇震怒，遂磔諸市。  
 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離，予孰知其由？奸臣得  
 計，予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予血淚交流，以此殉君，予抑  
 又何求？烏乎哀哉！予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  
 鄭，鄭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林彥清  
 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沒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居貞、盧  
 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鐸等，盡方黃之獄。族夷  
 十數，殺及萬人矣。孝孺和而貞，事親孝，篤于師友，克勤  
 教，講成上書，乞以身代。朱濂孫葬葬，自漢中走往，祭墓  
 告，蜀王恤其孤，娶志，墓古欲見之行事，不得，竟其故所  
 著，有避志，至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弋易枝詞，武王戒書  
 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談談，姜洪  
 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終方氏時，得典史羅澤  
 周旋，匿其幼子，以族方氏尚存，後謝文肅公詩：「孫枝一  
 葉是君恩，謂此。」○廖鐸，巢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官都督。

上其曾師事孝孺令諭之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个是字既孝孺死廖雨于拾其遺骸葬聚寶山遂收廖死之○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元年方孝孺試士命題托孤寄命得政卷喜曰此烏中孤鳳登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孝孺死政號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琦至高麗南昌人廉明執法有聲並生祭孝孺墓樹碑別鼻死

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

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滌澤園○宥前御

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以其曾上音切諫至是覆案貸之且魁其誠補

太子○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誅蕭玘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臣愚以爲過也夫今日諸神果以備軍實果何爲者然

而此討周南討相令其本而未是置弄上策也且兵貴

神速，苟持火卒，耐極勢已就，在聖門耳。上聞而惡之，  
汝誠心切，詳議討諸藩，悉不及，然惟嚴密奏，基玉符  
勇起，把且據強地，宜徒封南昌，以絕禍萌，上不用至  
是執爨，上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魏徵能  
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  
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憂底物耳。徵言：誠用，豈有今日哉？

遂戮

陳建曰：一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 建文一不能用，獨  
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詳前

陳建曰：靖難數年之爭，戰以及奸黨族親之誅，遠宇街  
一大禍變也。雖由人事，實亦天運。劉誠意錄所謂殺運

猶未除者，  
于此徵矣。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籍臣榜者  
不宥。○罷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爲翰林學士。○擢前燕

府長史金忠爲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  
行誼才識之士。○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  
備顧問。

晉美傑敢言。

上素聞其名遂見信用。准入見。上與

語大奇之。凡視朝特命二人侍左右。時上以初登極

薦美傑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

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

以都督李瑄枝節制荆襄。翟塘安陸兵備。○命工部尚書  
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  
以爲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即位首召  
用之。瑛請追戮建文黃親諸臣。上不許。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

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南○吏部尚書張統暴卒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願侍臣太息曰只是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統懼自縊○以蹇義夏原吉爲吏戶部尚書宋禮禮部右侍郎

原吉自福建召剛上徵大用或沮之上曰原吉

父皇太祖臣也彼忠于太祖故忠于建文義豈不忠

于朕哉適月遂擢戶部尚書○張統系蹇義代之時盡

代建文諸例復洪武故義從各言于上曰蹇成憲在

豈無因革反配玷者自有輕重間舉數事陳說未

上喜義忠實從其言或遂語其不忘建文上不聽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詳前○始開內閣于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爲編修直文

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  
焉。尋復以胡靖爲侍講。楊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  
孜胡儼爲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  
奏事退。內閣大臣造展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  
下數十刻始退。七人江西五湖諸各一籍吉水清廬陵士  
奇太和幼孜新金儼南昌榮建安漢永嘉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上旣登極。璟臥

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親戚饒

之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

也。盍願天心。毋自蹈刑。劉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

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

下獄自經死

按當時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說微而到仲環乃薄之而不為耶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承顛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矣立至而一時之臣往往甘死如飴富貴若竟我國初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性再見之矣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洪國公歲祿二千五百

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城侯鄭亨武安

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食歲祿一千

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歲祿

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

安平侯千石徐祥也安伯徐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彝

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詳信安伯譚忠詳新寧伯千石

以上並世襲房寬思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  
富昌伯千石劉才廣思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  
知李景隆茹瑄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  
伯陳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寧  
永春侯不附權貴以惟誣陷故封世襲餘將士論功高下  
陞賞有差

讀之雖深  
然其巨千  
筆若以原  
之即今之  
以粗率否

王世貞曰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  
位因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  
次從靖難功臣遂封其國等二公城陽侯等十三侯與  
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國公歲祿封永春一  
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傳  
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  
侯至是靖難封始完臨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  
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蘇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



韓蘇以野  
深文其深  
爾為子書  
者不自如  
故

平心尚論  
既慨係之  
同數者滿  
此以爲難  
上則下聖  
高下不計  
矣

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  
皇帝之元年論奉門迎駕功進武肅侯爲忠國公封太  
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  
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戮亂傷工之特封者  
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殲九  
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于大山之固此其積  
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  
十餘所完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  
衛宋穎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掃安南固自僕亦何  
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高皇帝之盟自  
馬精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謹如  
歲之威在符之盜凶殺數十以至積封自伯而至侯者  
今胡以招綿蟬懸也以此况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  
孝宗而後說政始知愛守名爵不肯輕畀而不能無畏  
于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  
下望青不費大倉小燕金錢縛之于股奪李遠之權東  
虜積叛至萬餘其所遺敵國皆暇然其績豈與它敵侯  
等而新神大夫簡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  
故表之以告夫司然者

詔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穗于長沙○黃福爲工部尚書○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按此實錄所紀洪武初以東勝與開平天寧爲邊至永樂初以天寧東勝曠野程遠遂設諸衛所于內地至宣德中復開平與和之東西大地各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衛石州爲邊矣

十月勅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爲監修

都總裁官尚書茹瑄爲副監修侍講解縉爲副總裁○宰

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爲左善世○命解縉等繕

閱建文時羣臣章疏時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

多干犯者乃命縉等繕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

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

撰李賁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冊妃徐氏爲皇后。○陞解縉

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

侍講。○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翟僉爲戶刑部尚

書。仍掌司府事。

以守城功也。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至剛爲禮部尚書。○詔求隱逸。以江

西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戒諭靖難功臣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終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卷十二

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

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慶曆錢。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三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葺。○詔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曰。元運旣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朵兒怱怱等。賫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爲一家。使邊城烽燧無聞。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勅諭虜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皇子高默率兵備開平。○武衛

庚午

三月朔文武百官從上奏請立皇太子。敕答曰：覽表與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難，夙夜祗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按我成祖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遷延歲月，感人之道至矣。抑以預許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有難為言歟。

禮臣武臣  
職職故深  
太宗嚴深  
以警其餘  
與垂深遠

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襲，又不奏聞，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衛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經衛輝城，抵直沽，入



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軍士唐順請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詳議，候民力稍甦，行之。

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典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界

兀良哈。

按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爲大寧路，圍初創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屬，設北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攸于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介兀良哈爲朵顏，額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司。拜爲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封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舊寧都落，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界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宜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廣寧，至開原，爲額餘。由錦義，度連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地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額餘，亦地。又最險，自是。

東宣府舉長區純其妻純我險阻我門庭要我官其  
凌我吏民苦峰三屯若雲白羊集集收前書之左骨  
體則上谷孤子後背偃僕則虛籠單薄受其疾味  
則透海空屬扼其隘背則陵寢擊過失計甚矣

定命婦朝 中宮之期洪武中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

朔望朝 中宮至是免之命遇節來朝○徙山西澤潞無

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命修比于墓及祠

贖民鬻子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 上

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

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國治必審于用人或取

諸亡國或衆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

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同在  
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蒞祚以來  
思惟文武羣臣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穢悉無間比聞  
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故  
也凡爾文武羣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  
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  
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密之嚴  
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疑  
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  
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給牒

吳民至  
極之有  
蘇州  
江之西  
縣二  
於  
以

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迄無成績原言  
至浙江接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  
以大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抗湖宜欽諸州溪澗之水散注  
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源塞漚流漲溢傷害禾稼  
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  
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  
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塘浦口  
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  
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

宋履平會  
金元並文  
鈔百代  
計臣以意  
創非經國  
久遠之利  
況鈔實易  
昏糊而又  
擬以千文  
爲便無奇  
零不便國  
民貿易宜  
乎其不行  
也

袁宏尚永  
安公主李  
讓向永平  
公主

有能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楮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梗所爲不法，檀栢諸司印信激愛，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復國而  
跡不悛，若此，其視寫獄王鶚鸞迥別。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子孫世襲三人，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羣臣以爲請。上曰：朕非忘之，俟

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至是始封。○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淇國公丘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澤國公陳亨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真子王通爲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遠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于上。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特命誅之。○定軍民諸司相見之禮。凡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以

至今有田  
荒戶絕而  
聖甲代賤  
之病何也

平禮相見，通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須申本衛，不許遷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開讀詔書，乃布政司職掌，差人於府開讀，則附近本府衛所官一同行禮，其邊海衛所從布政司抄磨差人開讀，而都司不得復差人下衛所開讀，科飲軍士筵宴，餽送，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號謚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帝。  
后。○勅府州縣，夏除荒田租稅之數。○諭天下諸司事干  
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舉啓請。若

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降重罪。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常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爲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內以舉此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權爲吏科給事中○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刀邊荅侵威遠地撈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入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

太法又禁  
在軍中  
安靜亦  
前美打極  
獨不然未  
有不以西  
下之功  
為正也

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乃還。若果  
懼。乃還所擄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人貢方物。謝罪。○上  
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  
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  
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下獄死。上初  
命庸鎮守淮安。旋移山東。庸母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  
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  
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璠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奢，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按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藍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已歸附，一時獲宥，而後來俱不得其死。噫！諸人之死，視錢鉉輩之死，僅避數月，而耳。而若瑛、鈺輩之能自縊而無愧乎。

日本入貢。○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示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阜，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敵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

活之則最  
置之則死  
佳節使更  
洋具人人  
知自新之  
門矣

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投匿名文書。○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  
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  
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放  
曰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  
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其詳具進  
來。

十一月 上欲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  
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老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  
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

左右之義  
可思

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汝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辦  
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  
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  
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  
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下江西  
左參政孫皓。廣東副使鄒祐。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  
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浩等考。議  
至京。不遵此制。故令法司拿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  
濟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  
丁壯。募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募治

通時暄暖，胥樂赴王，將畢，是日早風，亟寒。上召福等，謂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閏十一月，封黎倉爲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山東男子獻陣圖，上斥去之。

河東

十二月，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

內火皆綴故也 ○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

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任國家事  
而計無失  
者有幾人  
哉

上何即位  
故取才數  
多

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毋媿族故賢。毋媿私  
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  
吉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人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  
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爲考試  
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  
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讓爲臨寧王。奉



漢

懿文太子祀。○廷試，賜曾祭周述、尉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歲為常。○日本入屢寇瀕海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日本餽送居任不受而還。上喜，厚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製海船，交通引寇，命有司嚴防出入。

快一時八  
才之傑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爲左中允。修撰李廣爲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爲司經局洗馬。餘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爲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尾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復召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

以子下功  
制節節

昇此

入華寶鑑

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  
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爲皇太  
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  
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  
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  
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  
乎知要知要便是爲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侍臣解籍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

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克廣之。益以 皇考聖訓  
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進  
士李衝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  
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  
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  
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  
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上曰。此非專出  
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部與聞。銓注之  
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伺之。既去。乃言。夫人

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取之得其道耳。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貴用。講說之際。允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上將詣孝陵。錦衣衛請具法駕。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聖爲威武王。巴而改封肅王。辛弟阿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肅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以陝西肅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文皇初

設關外七衛曰哈爾濱曰安定曰阿城曰赤斤蒙古曰西  
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爾濱又在六  
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  
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  
火只等為指揮等官  
分其來居苦峪城

新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先是上欲廣

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

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酌絹一匹布

四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命翰林院出題更試

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鑑等六

十人以奏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

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

委曲入人

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

蘇湖。

大奇

相傳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却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室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不復見。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百官表賀，不許。○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季，請關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僞之賊也。遣行大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

不付之火  
至今流惡

八月老撻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蒼父子款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上憐而納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上憫其忠，命給衣食。○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人君，但於官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少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按近日遼遠。悉洛屯聚。皆當遵此。聖謨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周王改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豕。玄兔。白象。靈犀之屬。甚衆。榮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訖。九月。日。人。美。清。光。

精理其案  
上聖之澤

嘗聞守海  
吏兵見有  
外國船失  
家奴上便  
指為船沒  
其財貨便  
繫諸人知  
亦不能  
宗便與人  
渡海固難

為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絲繆誤之說，達不令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合議。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及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祿，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鄰有善人，猶能援人于危，况朝廷統御入下哉！其令布政司毋壞者，修

無可訴  
小 太宗  
定其罪  
與無外之  
度

且如宋度  
榮顯可想  
則長相過  
之風

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  
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恆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  
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爾  
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  
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  
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宮訓備  
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鄭賜劾奏廣東儋州  
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禮以官

根濟軍士請違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蓄軍，務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闡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  
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  
征討宜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上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  
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酌以爵賞矣今有  
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設天  
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  
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  
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

上曰數年兵革災

荒百姓困苦未得享息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不聽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切枚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且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賚縉等皆與尚書同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

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命禮部勅陳天平見之。

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弑主篡位。暴虐罔人。攻奪鄰境。此天地

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

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賈勅往諭。俾具篡奪陳

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錫曹國公李景隆

景隆借端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贈枝上初宿景隆死。惟沒其田庄。今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

妙折

議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它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于獄谷王德亦因而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爲高皇帝之第十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而者各七

尹直曰文廟以女直種類歸狀分置建州毛憐等所等衛各極其疆守官所以濟其寒俾不相殺攝以其



中國外禦北虜。以夷攻夷之上策也。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司。及淮揚處。鳳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永不起科。近尚書胡世寧亦查稱。太祖皇帝聖旨。墾今北直隸各屯原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比事觀之。我祖宗推務厚下足民。不務剝民富國。深得王道。誠富于民之意。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

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敵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

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投尉備驢從人，散其榮。○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但有司違禁，又慮杜絕遠人，上曰：立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

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勝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違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詔命婦朝賀。止于三品以上。餘悉免著爲令。

五月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過失日多。思

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缺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  
開門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  
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  
重之意

七月賜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  
之涼州乃賜勅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甘肅近  
邊放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  
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上大喜命把都等

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九誠倫都兒灰爲後軍都督

食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佐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  
食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裝  
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仍給與允誠等牛  
羊糞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  
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  
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  
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

按此即是龍結所謂降胡殺渠蓋以  
逃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說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  
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匪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

臣愚以為黎性頑狠，山水峻惡，瘴毒最甚。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人，從化者多。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但從招諭，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海內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湖州慈波寺湖音橋下，水清微有蚌，會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夫

白髮携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居于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攝伏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越，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案，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神遂退。公因悟曰：「是感感蚌珠之仇也。」隱乎海神次日大風，再震死一蛟于陸。漢之北，文皇方有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能焉。」上悅，甚揚文貞請錄付史策。上恐

事涉神術，不允。

丘將撫夏患，請公傳時，承建文廢池之後，靖謖之師方息，邱增置武備，添設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議百人于堂，問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集安海之役，盡內官，並戶監，每海以通西南，諸香復將營，定是京宮，仍則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戶部，公謂：「彼然勞經營，豈非奢。」

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嘉辰，倉祿千五百石，以其艾玉靖



難功大輔多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爲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嘉其柔遠安邊之功也。子琬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爲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敢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朴偶註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禮部進見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頒所司。永爲儀式。

殺駙馬都尉梅殷詳見前註

是歲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北京刑部尚書維命言事得罪。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命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降禮部尚書李至剛儀制郎中。以刑部尚書鄭賜代之。擢真定知府呂震為刑書。

丙戌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中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慮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遣使賫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又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又捕之道又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忠勤故有是命仍賜道又白金千兩織金彩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姓名以滿束兒灰爲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刺台爲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勅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莊浪寧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詔建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士琦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上以太祖親製嘉禾詩勒石。裝演成軸。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爲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敝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脫脫襲封忠順王。

按元肅王勿納失里主哈密安克帖木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爲忠順王。尋爲界力赤殺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至是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國。

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

天平還國。篡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愬其實。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國。上未知詐，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崑謫廣西，中舉以輔行。旣入安南境，至丘温，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康餼迎候，及牛酒犒師。駒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踴躍，中遣騎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屬于路中，以爲實然。遂還，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

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崑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王于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其有增  
之心也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刺罕，賫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  
賜以織金文綺二端。○齊王搏之國。上面諭曰：毋忘患  
難。搏至國，漸騎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為詛說，輒用  
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苑囿築墻垣，截  
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搏匿人  
滅口。上賜書索珙，及諭搏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  
上以橚書示搏，搏來朝，面謝。廷臣劾搏罪，請論如法。搏厲  
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斬此輩。上  
聞之益怒，留橚。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罪斥  
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教授葉



垣等不正救請罪之。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訶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柰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樽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回回結思牙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賫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刺及其鄰境諸番曰盧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

等人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附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刺酋察的那浪、匠馬撒、西臘、罔怕，並爲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賞誥印勅符，往賜之。

按二宣慰五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豈非以其荒遐之祿，後終不能通也與。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

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上所命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寧陽伯陳旭爲右叅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叅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游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日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以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仕乃諭胡廣等朕守藩

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昏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惟在虚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禮泉山。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

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披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僞東西都及宣江沱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土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綠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于  
椿內，諸江海口，每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屢  
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  
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  
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  
習耳。訃聞，上震悼，輟朝五日，柩還，上親爲文祭之，極  
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  
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  
制勝，靡有遺策，爲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流涕。○朱

能既卒，卽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干轉漕，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馴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橫于遼海，而浙江、寧紹諸郡，直隸蘇松一帶，咸被荼毒。至于堵城郭，劫倉庫，掠海衛所，官軍脫怯，莫之敢擾，使海運漸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論漕法，欲復海運，爲此也。

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卽古龜茲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軍都督會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洗江北。

岸與多那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晨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昇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揚等皆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聲响。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



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銳翼而前，衆皆  
股栗，又皆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進，殺  
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拿回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  
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  
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  
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皇考皇妣，車駕幸齋  
壇，七日而畢。○既寧，王允燃暴卒，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亥

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典

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忿縉言於上  
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  
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  
坐事死○張輔調兵襲被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  
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九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  
軍民子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其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

皇之在區  
皇之異及  
半位道中  
皇之異及  
半位道中  
皇之異及  
半位道中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

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

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番僧多善幻術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幻也與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慈

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

血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李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  
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  
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  
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都督柳  
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過  
黃江直抵閩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  
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  
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  
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胡廣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曠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聖朝掃除殘賊，再賄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旣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爲請。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荅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湮淺久晴，水涸，賊舟遷去，官軍至，大雨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

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黨與皆散走。生擒李稔。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復于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黎蒼。偽太子黎苒。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柱等。餘衆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爲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置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共十七

震無咎者  
伊子編

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濱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  
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  
等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其悔之更不令採比  
聞進詐傳詔旨大爲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即遣御史  
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  
法若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鞠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黑麟卒。

麟陝西高陵人性嚴刻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爲御  
史時以非罪殺煉則一橫長及瘡見被辱者已而麟足  
趾斷盡  
乃死

其可畏



乙卯 皇后徐氏崩 謚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 上寤問對曰 今至此命也 但身掌 上恩位  
中宮 不得終事 是遺恨耳 又曰 天下雖定 兵甲不用 然  
生民未大休息 惟 上裕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 曰 願  
高宗賢才 明刑邪正 不以小過而弃之 不以小才而比  
之 子孫成之以學 宗室親之以恩 妾不能報 上恩矣  
願無嬖畜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 人生死有定 惟  
創恩自愛 勿以妾故 傷聖心 遺令 太子身沒之日 妾  
祭務從簡省 毋妨臣民 后崩 上哭之慟 羣臣奉慰  
上曰 皇后仁明賢淑 漢馬氏 唐長孫之倫也 雖處宮  
中 其念皆在仁民 繼今朕入宮 不復聞直言矣 后中山  
王送女也 博通載籍 每覽古人言行之善者 即思曰 古  
人善之 則國欲後人仿而行之 洪武九年正月 冊為  
正妃 恭勤婦道 高后深愛重 高后崩 哀毀動左右  
後二年 薨 食如常 上靖難 太子守國 事多稟命  
上入正大統 后正位中宮 愈益祇勤 每以親親 仁民  
養賢 誦詩 為言 上悉嘉納 嘗命婦入見 賜冠服 鈔幣  
且諭之曰 妻之事夫 其道豈止衣服飲食 必存德行之  
助焉 古之公侯夫人 及大夫士之妻 助成其夫之德化

形干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  
友之言存。從有違夫婦之言。掩賢易人。吾在宮中。且  
特。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  
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花令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  
亦不存以冀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  
臣同享富貴。澤被于孫矣。善觀女志。女戒書採其要  
義。內訓二十篇。居常存心內典。復取道釋迦言善行  
類編之。名勸善書。平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  
皆后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交趾左叅政。  
八月勅營建北京官節量人力俾無恣愆。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賫露布。檻送黎季犛。黎  
荅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  
郎方賓。禮部布至弒主某國。偕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

稗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稗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稗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柱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上復親製詩爲之。○初設屯田僉事。

不樂大典

十一月永樂大典著成先是。上命翰林臣解縉等採各

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散。庶幾考索之便。縉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篈及縉總兵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

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十人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布而廢○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十二月戶部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李五十年始遇○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饋廷臣  
竊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揚士奇名乃獨召之問  
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  
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  
又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  
中官令燬之○以太祖高皇帝戒飾功臣鏤榜及勅旨  
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  
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  
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

令製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官。○撤馬兒罕同  
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 永樂六年

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後欲  
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教  
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二月定巡狩禮

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花為瑞。上賜勅責之。既  
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楡花為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

滂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楡花。小人之務諛悅者可惡。仍降學書切責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剃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輪作卑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舊籍曰。奸人避罪。多剃髮爲僧。反使民不力田。亦剃髮爲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成祖深鑒其弊。凡子弟擅剃髮爲僧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邊力小。而貧民亦得所食。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  
晟爲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  
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會  
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食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  
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  
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  
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于是惟  
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也忠謀謀國名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此親守廟堂功良法也至正



授時、王賜、楚川之秀、封侯、置職、至萬餘人、天原中有一、  
諸市至二千餘人者矣、或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  
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祖宗良、  
法、夫豈元惡至此、書曰、聖於先王、咸寧其永無愆、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主坤帖木兒  
被弑、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  
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殺、兀  
刺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  
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  
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關一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

恒聘皆本於人事不修。顯侍郎方廣等曰：朕與卿等皆當  
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  
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

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 聖諭以  
田工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  
已及期當舉行之。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固重人，不  
能堪仍從輕例。○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平交趾亂寇簡  
定。

按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將時造赴京師度造四興化  
州僞官鄧悉阮晏等聚衆謀作亂志等擬定爲王僧  
元氣交州聚賊餘黨多應之共勢日盛官軍屢出無  
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

仍命兵部尚書  
劉鶴往時運使

于闐人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  
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襲王遣內官及行人  
送還國○滿刺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刺爲滿刺  
加國王其前未嘗通中國

丘濬曰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關西南  
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  
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榮自今日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刺國榜葛刺  
國呂宋國合箱里國暹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  
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抱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先帝前代  
木寄通中  
國今竹楚  
山起海而  
至鳴呼盛  
矣

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久貢諸番又有婆  
羅國彭亨國都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拂麻國  
枝國麻刺國忽魯模斯國治納樓兒國加異勒國滿山  
國阿哇國南玉里國忽蘭丹國奇刺泥野夏刺也國  
蘇泥國烏沙刺錫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撈刺國  
齊八可意國坎巴夾替國左法兒國墨葛達國人各黑  
商國日蘇國凡三十  
餘國皆西洋國也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  
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  
府爲北京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將  
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  
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  
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干

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侍講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廵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勳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厓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儔、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

外  
力服

事

之。于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  
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靈丘  
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